

目 录

回顾习水解放

难忘的习水·····	李贤雄	(1)
习水县人民政府的建立和四次转移·····	向 前	(17)
醒民区清匪建政经过·····	袁廷华	(24)
黎明时的战斗		
——土城保卫战之二·····	袁诺亚 袁廷华回忆 陈 万 敏整理	(43)
黔北大匪穴李家寨始末·····	黄永龙采写	(52)
残匪落网记·····	黄永龙采写	(63)
附：有关李家寨口碑资料·····	陈 钧 朱国良等	(68)
土城镇今昔风貌·····	何启富 陈万敏	(74)

地方史略 秉笔直书

习水县城关镇史略·····	谢永松	(85)
旧日记事(四则)·····	徐世熙等供稿 张计于整理	(101)
昔日土城镇容实况·····	莫子勤	(108)
简述解放前良村区的文化教育·····	徐世熙	(113)
良村区的行政区划概述·····	徐世熙	(116)
解放前的民众教育馆·····	张计于	(119)
原习水县城官渡镇街道的演变·····	谢永松	(122)
解放前习水在全省实业展览会上的展品·····	李智勇	(125)

解放前习水《民声报》简介.....	谭智勇 (129)
赵述诚与土城兵工厂.....	禹明先 (133)
附：土城兵工厂部分口碑资料	

...毛应清 杨安定 许三兴 口述禹明先记录 (140)

历 史 人 物	忆袁健如同志.....	袁俊仪 陈万敏 (144)
	张华封先生事略.....	张桂江 (155)

回忆录选段

在民族大家庭里幸福成长.....	游仁品 (彝族) (165)
习水一中三年琐记.....	何启富 (168)
我所知道的盐务概况.....	袁 阶 (173)
抚今追昔话辛酸.....	宋淮宾 (180)

习水之景 (选载) 本文任整理

杉树王.....	(183)
二郎教堂.....	(183)
黄杉岩峰.....	(183)
习水河.....	(183)
孔岩大洞.....	(184)
莲花洞.....	(184)
天堂沟发电站.....	(184)

城镇平面图与照片

习水县城平面图.....	禹明先绘制 (目录后)
习水县城全景.....	周东亚摄 (93)

习水县城五星街口.....	黄永龙摄 (93)
习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一角.....	黄永龙摄 (93)
李家寨照片二张.....	江 河摄 (62)
习水县土城镇平面图.....	禹明先绘制 (81)
土城镇小景.....	熊洪涛摄 (79)
土城镇黄金大桥.....	熊洪涛摄 (83)
封面设计.....	禹明先
封面题字.....	王德超

难忘的习水

李 贤 维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从古蔺转战习水，在那里同党内的同志，与广大的群众生活在一起，共同战斗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当时的情景而今仍历历在目。每当我想起当年同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恶霸进行斗争的往事，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现在回忆所及，作为资料，献给读者。

—

我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初到习水的。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古蔺伪县长张树良令县属两个保安中队配合武装特务逮捕我。川南特区古蔺中心县委书记周平同志得知情况后，接连两次派中心县委委员周璧锐同志和交通员老丁同志秘密通知我，要我立即转移。老丁同志星夜找到了我，我与他分别带了短枪，翻山越岭走羊肠小道到了古蔺长坝子，周平同志带我到附近山上的一个贫民党员家里隐藏了四天后，又同他穿过古蔺与赤水分界的小河口到当时赤水所属的醒觉溪严国清同志家中。

严国清同志家在半山，单村独户（屋周围种了大片的甘蔗），比较安全。我在他家隐藏了十多天，这时，分管

习水的中心县委委员刘维石（在习水化名刘绪文）同志返回，中心县委便决定我化名李治平赴习水任县临工委书记。

一九四九年七月底，刘维石同志和我在原属赤水县的土城、习水东皇的桂花村、东皇师范和原属习水的官渡镇、长沙镇等地开辟工作。我们在这几个地方，先后住在地下党员罗明亮、王桂培、周守淮、赵明良、严盛超等同志家里。我与老刘所到之处，都秘密展开革命宣传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到十一月，发展了党员五十余人，这批地下党员都成了解放初期地方各级政权的骨干。

二

解放军奔袭东皇，敌保安十三团土崩瓦解，革命形势的发展比预料的快得多。时值十一月中旬，正是阴历的初冬季节。东皇阴雨绵绵，寒风袭人，比四川长江一带寒冷得多。我住在程寨的柿子坪胡中翔同志教书的小学里，一天早上，听到杨远惠、胡中翔传来国民党报上登载的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激战的消息，我从这条“新闻”中分析出当前形势，以便开展地下工作。午后，我便从柿子坪返回东皇，当时正下着牛毛细雨，黄泥路滑，那时才二十多岁的我，虽走惯山路，也感到吃力。我提了一个紫色口袋，除装些换洗衣服外，还装有《联共（布）党史》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古岑中心县委编印的《地下党员工作手册》等书，因为当时没有估计到时局的急剧变化，放松了警惕，走了大半天，傍晚才到达东皇。我正准备跨进

县立师范的校门时，站在门口的卫兵突然发问：“找谁？”我一看，内心大吃一惊，但马上定了定神，随口回答说：“学校教师。”才侥幸地进入了校门。

我走进传达室，见张治民等两个教师正在炒肉，他们见我来了，心里不安，连忙轻声对我说：“昨天保安团全部都开到东皇来了，卢专员（伪遵义专员公署专员卢杰）也来了，我们学校住了一个营，学校现在已经放假了。”又说：

“昨天晚上我们去蒲××家里，进门时听到李文泉（中统特务）和几个人商量说，一个姓李的小伙子是共产党，正在这一带活动。”本来他们已经炒好肉，叫我吃饭的，由于情况的突变，我不得不忍受暂时的饥寒而急速离开学校，连夜赶了十米里路，到了王桂培同志家里。

在王桂培家里，得到前一天老丁送来的中心县委关于川南特委传达长江局的指示（县委书记以上与解放军师政委以上干部的接头口号）和解放军进军的消息。中心县委在给我的信中说：“解放军已进入贵阳，你要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十五天，避免在黎明前惨遭不幸。”

中心县委的信，说明了顽固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临死前必然要进行反扑。次日早饭后，我找了王海谦同志同行，打算走小路穿过太平场，到程寨开展工作，刚走一段路，我们就听到了轻重机枪声，枪声越来越近，我俩立即隐蔽在树林里，亲眼看到保安团溃兵拼命地乱跑过来，不少士兵在逃命中把枪弹都丢在路边草地上了。大约半个钟头，枪声停了，就见解放军部队向土城方向前进。

后来得知这支解放军是十六军的一个团，从仁怀三合穿插到土城，掩护解放军大部队沿赤水河北上去四川成都围歼

胡中南部的。由于解放军长途行军，有几个病号掉了队，王桂培、王海谦等同志将他们扶去家里找了医生治疗，痊愈后他们都归队了。

三

解放军奔袭东皇，是地下党从秘密活动转入公开活动的起点；也是一切极端敌视革命的反动势力转入秘密策划，进行反革命勾当的疯狂时期。

十六军北上，中心县委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使解放军的给养和运输等能在最短的时间解决好，否则就会贻误战机。因此，中心县委书记周平同志专程从古岑赶到土城镇。他到土城镇后，立即动员赤水河沿岸的党组织发动群众支前，并与袁沉颖等同志商议，由袁出面，号召开明士绅积极协助地下党组织筹集粮草、安排运输力量，这才使部队的给养和运输得到了保证。

解放军未来之前，国民党到处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籍以蛊惑人心。为了及时揭穿敌人的反宣传，解放军过境的次日，我赶到土城镇，同周平同志到军的政治部要来一些油印成册的《共同纲领》、《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和资料带回东皇抄写张贴，同时与王桂培、刘维德、刘登娇等同志研究，把党员组织起来，以解放军路过东皇时秋毫无犯的事实向群众宣传，从而安定了人心。

解放军挺进四川后，地方反动势力还不死心，他们一方面造谣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暴发，美国军队要在沿海登陆了”；一方面积极策划武装暴乱。

仁怀县三合区伪区长赵虞与习水长沙的杨鸣岗（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张毅祥（国民党统治时贵阳市市长张自祥之弟）经过审选，企图组织反动武装暴乱。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我与王桂培、刘登矫、何大海、陈钧等同志研究，在东皇建立了治安委员会，宣传当前形势和我党的政策，并把 we 掌握的武装组织起来，以打击小股土匪和国民党溃军的窜扰活动，维持地方治安，扩大党的影响。

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开始只有三十来人。当时，反动头子赵虞传话给我们，扬言要进攻东皇。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们作了周密的布署，陈钧同志指挥战士日夜巡逻换岗，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在此期间，我们通过做工作，争取了习水保安中队（队长刘中荣）率队起义，并争取了保安十三团参谋长刘可清率领的残部（带有电台一部）向遵义军分区投降。我们的武装部队还袭击了窜扰于桐梓、仁怀、习水一带的国民党正规军的溃军。由于保安中队的起义，武装了我们的部队，由三十来人枪扩大到七十多人枪，装备得到了改善，这时反动头子赵虞的威胁，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了。

东皇治安委员会建立起来以后，在党内一些同志的建议下，我们于一九五〇年元月上旬奔赴官渡镇，建立了习水县政务委员会，由我担任主任委员，政务委员会除做一些宣传工作外，还做了一些争取和瓦解敌人的工作。习水新派头面人物谢伦书，在一九五〇年夏，由匪首杨鸣岗、张毅祥邀他参加叛乱被他拒绝而遭到暗杀。习水县伪县参议会付议长李云九和寨坝区伪区长张洪达解放初期都和我党合作过一段时间，证明这些宣传和争取瓦解工作是起到良好效果的。

四

一九五〇年初，刘维石同志写信通知我说：“老廖（廖林森同志）已从解放区回川南任泸州专员公署付专员……”。我便从东皇出发去泸，在习水经赤水的途中碰上了王汉超同志，他对我说：“同志们要我来找你，我找得好苦啊！”他告诉我：“长沙的张毅祥、杨鸣岗两个家伙，集中了好几百土匪武装；合江的施××在长沙招摇撞骗，说他是习水地下党的‘县委书记’，你不赶快回去，一定要出大乱子，我们也有危险”。经我慎重考虑后，仍急速赶到赤水。在赤水我找到赤水地下党县委付书记鄱仁永同志（当时任赤水解放委员会付主任），要他支援我们，因为当时赤水已经解放，成立了解放委员会。他们接收了赤水、合江及泸州部份的国民党特务武装的长短枪百余支，因此要他给我短枪十支，并要求他挑选能用手枪的、有胆量的党员或积极分子十人，装成小商贩赴长沙镇。鄱仁永同志同意了这个要求，并自告奋勇同我一道去长沙给张毅祥、杨鸣岗做工作，开导他们不要乱来。

我们一行十四人从赤水出发，经旺隆翻过赤、习交界处，夜幕降临时到达了长沙，吃过晚饭后，严盛超等同志会见我们时汇报了敌人的详细情况。

鄱仁永同志过去认识张毅祥，当天晚上就去会见了，在交谈中鄱仁永同志向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党的宽大与镇压的政策。张毅祥虽怀鬼胎、另有打算，但不立即表露，只吱唔说：“一定听你相劝，请老弟放心，我不会乱来！”鄱仁永同志回到我们住处，交换了会面时的情况后，经研究，便决定由我出面再与他交谈一次。

次日早饭后，由王汉超同志去找张毅祥，不多时候，张毅祥来了。王汉超同志向他介绍说：“这就是我们县的地下党县委书记”。我和张彼此寒暄一阵后，便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向他指出说：“现在的形势和党的政策，郝仁永同志已经给你讲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他沉默了一阵后，便假惺惺地说：“我听共产党的话，决不搞武装叛乱。”我接着斥责他说：“你说决不搞武装叛乱，现在聚集起几百人枪干什么？如果你说的‘要听共产党的话’这句话是‘真诚’的，就把全部人枪交出来！”他在事实面前抵赖不下去了，不得不承认交出九十支步枪（每枪子弹五十发），但他狡猾，要王九如带他交出的人枪，他还煞有介事地说：“王九如是共产党员嘛，你们该相信我的‘诚意’了。”我说：“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的是事实，不是谎言，你有点‘诚意’也好，但不要踏步不前，甚至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就这样，我们比较顺利地争取了张毅祥缴械。

接着，我们准备找冒充地下党“县委书记”的流氓施××，但多次去找，没有踪跡，原来他早就逃（逃）之夭夭了。

张毅祥交出的九十人枪，由王九如带队，同我一起经官渡开往东皇交陈钧同志统一指挥，后来由于敌人的造谣和兵士的乡土观念以及王九如搞两面派手法所影响，在习水县人民政府成立前，已大部份跑回老家去了。

五

一九五〇年元月上旬，因我决定去泸州地区工作。便

刘登矫、赵明良、何大海等同志研究，为了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决定由他们三人组成汇报组赴遵义向地委汇报。汇报组由刘登矫同志负责。他们到地区汇报了三件：①习水地下党的组织情况；②人民政务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开展情况；③地方反动势力的政治活动。

地委听取了汇报组的汇报后表示满意。地委根据汇报组的要求，于二月初派宋谦、张申明、马占东、祝蕴绪、李孟源、余毓丰、张福启等同志来习水。这时周平同志根据西南局的指示，由重庆到贵阳向贵州省委交待赤水、习水、仁怀三县地下党组织的组织关系（因这三县属川南特区古蔺中心县委领导），任务完成后，周平同志到遵义地委又作了汇报，汇报时宋谦同志也参加了，汇报后，周平同志返回赤水（他家住在赤水）时，找到了我，对我说：“习水汇报组的同志讲：你要到泸州工作去了，遵义地委在研究习水的工作时，没有定你的职务，我在回赤水的途中考虑了一下，因为习水地下党基础差，你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情况了解，你还是留在习水工作好。我已给宋谦同志写了信并转地委，建议任命你为习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为了党的工作我接受了他的意见。

我回习水后，见到了宋谦同志。宋谦同志根据遵义地委的意见确定由宋谦、张申明、祝蕴绪、马占东和我组成了“中共习水县工委”，宋谦同志兼任县长，我任副县长。

习水县工委成立后，迅速组织了地下党会师，初步确认了地下党员的身份。紧接着筹建县、区、乡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二月中旬在原吉甯中学体育场举行了习水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至此习水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六

习水县人民政府诞生不久，以张毅祥、杨鸣岗为首的一小撮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趁我人民政府刚刚建立，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我们立足未稳之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驻习水的十六军一三九团的一个营、由付团长张申明直接指挥，除留机炮连驻县城外，三个步兵连分驻长沙（一个排）、东皇（一个排）、温水（一个连另二个排）三个镇。

敌人得知我部队分散，遂于三月初集中了长沙、官渡一带之匪一千五百余人于×日拂晓向我人民政府（县工委也在此合署办公）和部队指挥所（原国民党县党部所在地）发动进攻。敌分两路，主力约千余人，在杨鸣岗的指挥下，从官渡后面居高临下向我县人民政府攻击，负责牵制任务之匪约五百余人，在恶霸地主刘世清的指挥下，从官渡河西王爷庙后山一带向县人民政府和解放军部队指挥所攻击，形成两面夹攻之势。

我军不畏强敌，奋起歼敌，以排山倒海之势粉碎敌人的夹攻。在这激烈的战斗中，匪之主力在我机炮连、步兵排以迫击炮、重机枪作掩护，勇猛反击下，纷纷溃逃，负责牵制我军的匪徒，在我官渡区区长张福启同志率领的白区队和公安局战士组成的一个加强排乘木船过河反击下，也全部溃逃了。

在这次反击敌人攻城战斗中，负责全营给养供应的参谋×××同志壮烈牺牲了。他的模范行为，舍不顾身的自我

牺牲精神，是我们活着的人学习的榜样，值得我们怀念。

敌人的突然袭击，对于我们轻敌思想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敌人攻城的当天，宋谦、张申明两同志经过研究，派人送信到温水（因电话线被割断），要我速回县城，并通知温水、东皇的驻军迅速集中于官渡，狠狠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我得信后，同部队从温水出发，二百二十华里的路程两天就赶到了。

这次急行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部解放军主力在前，仅有一个班另三个公安战士同警卫员周泉泉及我在后，我们将要到良村街口时即与敌遭遇。敌约四百余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解放军的尖兵持一挺轻机枪、两支冲锋枪勇往直前，我与小周持手枪断后，向敌人发起冲锋。敌人虽多，却是乌合之众，遭到我们的突击时惊慌失措，早吓破了胆，潮水般地向街后的山上奔跑。我们无一伤亡。由于我们要在预定的时间内赶到官渡，也就没有追击。

通过良村的次日午后，当我们快要出长嵌沟时，又遇上二十多个土匪抢劫行人。这股土匪虽少，却是惯匪组成，十分凶狠顽固，加上长嵌沟山险路陡，崎岖坎坷，茅草深密，土匪凭借他们熟悉的山形水势，东跳西窜地向我军放冷枪，所以我军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战斗，才压倒了土匪的嚣张气焰，多数土匪通过木桥向官渡的一条沟逃窜了，有三个土匪在我机枪的封锁下没有逃掉，藏在桥下的岩壁内作垂死挣扎，这时，班长自告奋勇，举起手榴弹，逼近敌人几米远的地方向敌投弹，三个土匪全部被炸死了，缴获加拿大手枪一支，因为掩护进攻的轻机枪阵地距敌攻击点较近，又是黄昏时候，班长×××不幸受伤。

这场途中歼匪战斗结束后，我们赶到县城时已经很晚了。为了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宋谦同志立即召开县工委会议，会上研究了逮捕人的名单，并决定由我和驻军×××营长带一排人，于凌晨出发赶到离县城六十华里的长沙逮捕匪首张毅祥；张申明、祝蕴绪两同志分头逮捕县城附近的匪首刘世清等。这次突击行动，由于保密好、情报准，应逮捕的人无一漏网。

敌人遭到突击后并未销声匿迹，主要头目被捕，次要头目又起来了。他们暂时改变了集中千人攻城的计划而转入以小股窜扰、抢劫，阻挠征税、征粮，企图破坏我们开展工作。当时离城几华里的宣传或征粮、征税工作都要经过小规模的战斗才能进行。

有一次，解放军一个排到箭滩去，途中即遭到四百多匪徒的阻击，这股匪被击溃后，行军途中又在一家地主附近遭到冷枪射击。解放军闯进这家地主屋里反复收查，查获地窖内藏的几名匪徒，经盘问，得知其中一个是合江福宝一家大地主的儿子（大学生，匪头目），说明习水之匪与合江之匪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

这阶段不仅习水之匪十分猖狂，整个贵州、四川之匪也十分猖狂。为了集中兵力清剿遵义周围之匪，驻习水的一个营，除留一个步兵连驻县城外，全部调往了遵义。

留驻习水的这个连因为经常与匪发生战斗，弹药消耗大，又远离军部，不易得到补给。敌人乘机在长沙、官渡一带又集中了数千匪众准备再度攻县城，情况十分紧急。

四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张申明同志以一三九团的名义给十六军四十八师驻合江的一个团送去了告急信。信中

说：“我们已被叛匪包围，请你们明日上午接应我们突围。”当天晚上十一点钟时，县委召开了突围的紧急会议，并用无线电向地委发了请示的加急电报，电报说：“根据侦察和其他情报，县城周围已聚集叛匪四千余人准备攻城，驻军仅一个连，加上公安局和区队武装不足二百人，由于战斗频繁，弹药大大减少，如果坚持下去，一无弹药，二无援兵，是否可以撤离县城，向四川合江突围，请指示！”

午夜，得到地委“同意突围”的指示后，我立即叫警卫员通知县、区机关、学校、干部和解放军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张申明和我分别作了动员后，各自收拾好文件、行李，立即整队离开了县城向长沙疾进。

我们行至箭滩，被押走之匪首张毅祥耍死赖皮，倒地不走，这于我们行军不利，当即将他枪毙于该地。由于我们半夜行军匆匆，张毅祥这家伙没有被子弹打中要害，他狡猾装死潜逃，医好伤后，他改名换姓去江津一古庙隐藏下来，清匪反霸中终于被清除出镇压了，始终没有逃出法网。

这次突围，由于未走漏风声，上午九时许顺利到达长沙。当我们到达长沙时，接应我们突围的合江驻军的两个营由曾团长率领也相继到达长沙。

早饭后，曾团长和县委的领导成员宋谦、马占东、李孟源等同志开了一个短会。会议决定由宋谦同志率领县机关和官渡、长沙区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合江转移到赤水；张申明同志和我率连队与曾团长向合江所属的福宝一带清剿叛匪并迂迴官渡袭击盘踞县城之匪。

当天十二时左右，我们从长沙出发，行军至一个山脚，匪居高临下，零星地用步枪向我们射击，待我们行至山腰

时，叛匪突然集中火力向我们密集扫射，企图阻止我军前进。叛匪虽然在人数上超过我们几倍，地形也处于有利地位，但在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面前，却似“以卵击石”一触即溃。

午后三时许，我们行至长沙与福宝交界的山口，由于过度疲劳，我们休息到日将落土才出发，因为化雪路滑，又是下坡，走起路来很费劲，半夜才到达福宝。这次行军，可以说是我一生中饥疲交加最甚的一次了。

福宝是一个二百户左右人家的小场镇，形如炒菜的铁锅，镇子就在锅底，小溪横穿，石桥把分开的两条街道联成一体，我们到达福宝后，匪利用其有利地形，从四周的山腰上用土炮（青杠木做的炮身）、步枪、稀疏、持续地向我宿营地射击。我们同曾团长率领的部队向敌发起攻势，匪众不堪一击，亡命溃逃。

次日吃过早饭后，曾团长率领他的部队返回合江，张申明同志和我则率领连队奔袭官渡，在县城之匪得知我们返回，犹如惊弓之鸟，仓惶向后山和渔湾逃跑。群众一见我们都说：“那些龟儿子听说你们来了，跑得命都不要。”

我们重返县城只停留了两天，从可靠的群众中进一步了解到敌情，并给一些可靠的积极分子布置了掌握政情和送情报等工作。

第三天，我们沿长嵌沟向东皇进发。在东皇，我们找区长王桂培、指导员王海谦以及刘维德等同志了解了敌情，布置了如何坚守东皇，如何及时和我们联系以及其他一些工作。

第四天，我们经过良村到达温水。温水是一个小盆地，周围深丘环抱，镇的四郊都是开阔地带，大敌不易隐藏。

小股匪对我们威胁不大，因此，除打击小股窜扰之匪外，其余的时间是休整或发动群众，为围歼大股匪创造条件。

为了给叛匪以歼灭性的打击，十六军在习水、仁怀、桐梓组织了官店、兴隆两次较大的战斗。

六月份，十六军集中了一三六团和一二九团两个主力团共七千人的兵力，由付师长李程统一指挥，合围以官店为中心之匪，由于官店这个地区，山大、树密、沟深、雨多，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也使匪徒亡魂丧胆。

在合围期间，藏在深山老林和洞内之匪，惟恐被解放军发现，三、四天不敢烧火，连饭也吃不上。这样就有数百匪徒被迫前来投诚。

合围以后，一二九团留一个连驻官店，由团参谋长×××指挥。这个连驻官店期间，我在温水。有一天，我收到了他们的来信，要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去官店暂住一段时间，给群众做些工作，给投诚的匪讲讲政策，以分化瓦解敌人。我去之后，又有一股匪，约百余人前来投诚，我给他们讲了有关政策，解放军又对他们进行了诉苦教育。这些匪多数是农民，经过教育，提高了觉悟，他们秘密地向解放军揭发了匪首的罪行，报告了还未投诚之匪隐藏的地方。

有一次，一个被逼迫去为匪的农民报告了一股约三十余个匪的隐藏的地方，他还愿为解放军带路。当天晚上，解放军派一个排去袭击，在快亮时，这股匪全部被俘。由于部队坚决贯彻了中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很短时间内，该地区之匪基本上肃清了。

官店合围结束后，七月初，十六军又调一二九团全团，由付团长张申府率部以永安的兴隆场为攻占目标，同